

卡夫卡文集

I 变形记

主编 学思 副主编 玲子 陶然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RANZ KAFKA

I *Metamorphoses*

*The essential ingredient is a nightmarish
sense of having lost one's identity, and*



*of bewildered helplessness against a
vast, sinister, impersonal BUREAUCRACY
which is intuitively felt to be evil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卡夫卡文集

欣赏本

I



武汉大学出版社

导 论

杨小岩

如果说,在本世纪 20 年代,弗朗茨·卡夫卡还只是初露锋芒,“长在深闺人未识”的话,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一跃成为震惊世界文坛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了。德国著名评论家汉斯·麦耶尔认为,卡夫卡是 20 世纪德语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在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之上。美国剧作家 W·H·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1984 年,欧洲几家很有影响的报纸,联合评选最受欢迎的 10 名欧洲作家,结果卡夫卡名列第五,在当选的现代派作家中,卡夫卡的名次排在第一。这说明人们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热忱。当然,卡夫卡的精神世界自不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文化巨人同日而语,但是,他的作品也的确表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这也许就是人们普遍关注卡夫卡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应当说,卡夫卡的作品,不仅对我们进一步形象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有价值,而且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对我们也不无借鉴之处。

—

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卡夫卡和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深入了

解和全面把握他的生活经历、家庭影响和社会环境是完全必要的。

弗朗茨·卡夫卡 1883 年 7 月 3 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卡夫卡小学、中学都在德语学校学习。1901 年他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后来屈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律。1906 年卡夫卡毕业时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法院实习一年,在一家保险公司见习一年。1908 年以后,卡夫卡一直在布拉格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任职。1922 年因肺病严重辞去了保险公司的工作。1923 年迁往柏林。1924 年 6 月 3 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灵疗养院病逝,享年 41 岁。今年是弗朗茨·卡夫卡逝世 70 周年。

卡夫卡还在中学时就十分爱好文学。尽管父亲强迫他改学法律,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并未因此改变。他大量阅读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参加过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小的作品。他与当时一些进步的捷克作家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还出席过左派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他结识了毕生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他先后和布洛德夫妇一起游历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等地。不久,接触到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戈尔的哲学著作,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对中国的老庄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并在创作中有所反映。由于卡夫卡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过,他对捷克工人的贫困处境和悲惨生活有较深体会。但是,尽管如此,他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仍然保持很大距离,始终扮演着一个冷眼旁观者的角色。

卡夫卡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思想和创作是极其复杂

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不幸的家庭影响,在于他和他父亲之间既产生恨又寻找爱的特殊关系。

卡夫卡的父亲海尔曼出生于乡村贫困家庭,在苦难中挣扎了半辈子,终于白手起家,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商人。父亲这种生活经历决定了他要不断致富、跻身社会名流的追求。正因为这种人生追求,卡夫卡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从事文学创作,强迫他学习法律,并以此为阶梯,以待将来出人头地。父亲这种专横粗暴的干预,给卡夫卡思想上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父亲的呵斥、怒吼,更是给卡夫卡心灵上打上了难以愈合的创痕。一方面,他感到自己不能满足父亲的要求而深深内疚,在父亲面前,总觉得自己渺小,无能,甚至自卑;另一方面,父亲专横暴戾的态度使他深深反感,甚至产生了仇恨。当父亲与雇工发生矛盾时,卡夫卡总是同情雇工,站在雇工一边。在他致父亲的信中,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你称那些雇工是‘用钱买来的敌人’,他们也确实如此,但在这之前,你在我看来就已经是他们的‘付钱的敌人’了。所以,我当然要支持那些雇工,站在他们一边。”正是对父亲这种既产生仇恨,又寻求爱心的矛盾,卡夫卡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苦恼,这种矛盾和苦恼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相当一部分作品正是以这种深刻反映父子冲突为主题的。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对权势都既有反抗,又有投降的两面性。比如说他的不少作品的主人公一方面憎恶人与人之间,乃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冷酷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想同家人重归于好,想重新担负起赡养父母的重担;一方面反抗司法机构,抗议司法机构对他们的指控,另一方面又承认法律以及法律机构的存在;一方面拼命反对专制无道的城堡,另一方面又

千方百计地想到城堡中为自己找一块安身之地,所有这些矛盾心理、双重性格正是卡夫卡思想上的这种两面性的体现,也正是卡夫卡的生活遭际和家庭不幸、父子冲突在他作品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

如果说,卡夫卡的个人家庭生活的不幸遭遇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么,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更是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末期,这是一个专制腐朽,危机四伏的时代。恩格斯在《奥地利的末日的开端》一文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时期的反动本质特征,他说:“由继承窃得的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君主国,这种由十种语言和民族构成的混乱局面,这块由绝然的矛盾的习惯和法律乱七八糟拼成的东西,终于开始土崩瓦解了。”卡夫卡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上反动、腐朽的时代,思想上感到极大的苦闷、孤独,感到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无法摆脱的压力,无法和社会沟通,更无力改变周围的一切。因此,他在日记中悲观地写道:“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是把它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建造起来,而是我们误入其中,说得更明确些,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迷误。”

对卡夫卡来说,更深刻的迷误还在于他的信仰上的危机。众所周知,19世纪后期,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动摇了资产阶级几百年来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给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痛苦既深刻,又难耐,形成了一段无法填补的价值观念的真空。而卡夫卡正是这些企图填补这个真空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由于他的处境,他只能凭他的生活,凭他的直觉,凭他

的聪明才智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触目惊心的“异化”现象，而找不到解决问题、消除异化的道路和办法，这样反而更加重了他的郁闷、孤独和痛苦。而这些思想感情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与表现。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是严格的，是不满意的。在他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作品他都拒绝发表，并留下遗嘱，要求他的好友布洛德“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态度呢？应当说，这仍然是卡夫卡内心郁闷、孤独和痛苦的反映。和西方其他一些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在严酷的资本主义“异化”现象面前，他们只能揭示，而不能解释；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既然如此，这一切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这种思想当然是偏颇的。但这种思想不过倒也可以证实这样一个问题：卡夫卡既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异化”现实的揭示者，同时又是这种“异化”现实的牺牲者。

二

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卡夫卡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三部长篇小说，但是公开发表的并不多。应该感谢他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他没有执行卡夫卡把他所有的作品“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的遗嘱，整理出版了他所有的著作，包括书信和日记，一共9卷。这样，不仅使我们能够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卡夫卡这样一个20世纪初叶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生平和创作，而且也在积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里，卡夫卡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评论界曾有人认为，在这方面，他颇像19世纪中期法国杰出

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梅里美。这是不无道理的。如果说,梅里美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怪杰,那么,完全可以说,卡夫卡则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鬼才。如果说梅里美敢以其思想深邃、艺术精致的中短篇小说,与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抗衡,并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卡夫卡则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中短篇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尊敬和热爱,也赢得了自己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的地位。

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性作品之一。这篇小说是卡夫卡生前定稿发表过的,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卡夫卡创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特点。小说表现的是人与环境的对立。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一下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但是变形了的身体和四肢无论如何不听使唤。他起不了床,就赶不上火车;赶不上火车,就要耽误公司的生意;而在这家公司任职,只要出一点小小的差错,马上就会招来巨大的不幸。这样就会成为家庭的累赘。最后主人公在寂寞和孤独中死去。小说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机器等“物”确实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进而把“人”变成“物”或者“非人”,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把这种“异化”现象表现得非常典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重负与职业习惯的重压之下变成了甲虫,这是一幅多么可怖的图景啊!更可怖的是在主人公变成一只甲虫之后,他的受压处境和受迫害的职业习惯仍未消失,他

深深感到了无缘无故的灾难和没完没了的孤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冷酷无情的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的深刻揭露,而这一切正是作品深刻的批判意义之所在。

1923年开始创作的《地洞》,也是卡夫卡的名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动物。为了贮藏食物维持生命,它造好了一个“似乎还不错”的地洞。但是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仍然时时提心吊胆,总觉得自己想尽的办法都“没有摆脱上面世界所笼罩的那种不安全感,总感到自己已经陷入一种巨大危险的包围之中。”它没有片刻的宁静,疑虑丛生,忧心重重,不停地搬东西,无休止地设计防御措施,最后弄得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终日。《地洞》主人公所感受到的这种强烈的灾难感和被迫害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总体压力给普通人灵魂抹上的阴影,它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小人物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恐惧心理,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命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许多人普遍的情绪。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全力表现的是主人公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面前的压抑与隔阂,孤独与灾难。他的早期作品《判决》,就是写父子之间的冲突。小说通过象征、隐喻的手法,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和无法沟通的隔阂。短篇小说《乡村医生》是一篇带着浓厚的梦幻色彩的作品。描写一个乡村医生在大雪天出诊,正苦于没有马车时,从猪圈中冲出两匹神奇的骏马;他到病人家治病时却被人剥掉衣服,硬按到垂死的病人床上。这似乎说明世界上一切都是荒谬的,毫无理性,也毫无安全感。短篇小说《老光棍布鲁姆弗尔特》中的

老光棍孤独一人生活,希望有个伴侣,突然房间中出现了两个跳着舞的小球,紧紧跟随着他,成了他生活中的伴侣。但是这两个小球乒乒乓乓吵得他无法入睡,他感到烦躁不安,最后将这两个小球送给邻居的小孩后才如释重负,得到精神解脱。小说曲折地表现了主人公对生活的厌倦与困惑,象征着人只有回复到孤独之中才能获得平静。《万里长城建造时》是描写中国建造万里长城的故事。讲的中国老百姓被一种无形的权力驱使着去修筑毫无防御价值的长城,他们既不知道当朝皇帝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时代,作品隐喻人类的一切辛劳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悲剧性,同时也表现了普通人民奴隶般的命运。

卡夫卡最后创作的《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可以说是两篇自况性的小说。这两个短篇小说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它们的主人公既是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又是现代艺术的殉难者,他们那种对艺术舍死忘生的追求,以及为了保持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艺术宗旨的一贯性,“既不假充高尚,也不迎合低级趣味”的态度,与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不可摧毁”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饥饿艺术家》讲的是一个表演供观众消遣的“饥饿艺术”的故事,这个人被关在笼子里,不吃东西,饥饿是他存在的唯一理由;但观众把它看成骗子和一般马戏团的怪人,以为他会偷吃东西,着人将他看守起来,并以40天为限,每天都作好饥饿的记录,尽管这种表演使他每次都几乎奄奄一息,但他却赢得观众的喝采,也赢得自己的生活来源。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在他表演“饥饿”的笼子的旁边,放上了关着别的动物的笼子,观众被“别的动物”迷住了。人们不再围观他,也不再为他作“饥饿”记录。只

是听凭他无限制的“绝食”下去，最后他断了气，他的尸体与笼中的稻草一起给埋掉。一只黑豹代替了他的位置，黑豹狼吞虎咽吃着它渴望的食物，人们兴致勃勃地围着这只笼子，象围着死去的“表演饥饿”的“艺术家”一样。这是一幅多么鲜明对比的图画，是一个多么残酷无情的悲剧！《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描写的是作为“耗子民族”中的一员的女歌手约瑟芬的故事，她唱歌很有魅力，很受观众欢迎。为了拿到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她拼命歌唱。她同她的观众一样，生活并不安定。人们照顾她，吹捧她，对她百般让步，但最后这一切终于都消失了。她也以突然“失踪”了之。“她自动放弃了歌唱，自动破坏了她征服民心而到手的权力。”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观众，或者说这个“耗子民族”并不理解她的艺术，她感到了难捱的孤独与深深的悲哀。与其作为艺术家忍受这样的孤独，与其作为“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不如作为艺术家而消失，那怕“自动破坏”已经到手的“征服民族的权力。”

卡夫卡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这样一些受欺压，受凌辱而深深感到孤独与悲哀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都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他们对社会愤愤不平，但又无力反抗，他们孤独、苦闷、恐惧、自疚，这些变态心理正是奥匈帝国窒息的政治空气和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的产物。

卡夫卡的主要成就，除了中短篇小说以外，就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了。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开始创作于1912年。描写的是一个16岁的男孩卡尔·罗斯曼，由于被一个中年女仆引诱而受到父母的惩罚，他身无分文，只身前往遥远的美国。他朴实、善良，富有同情心，但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到处碰壁、受

骗。作者通过主人公在美国的遭遇,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现象和工人结社、罢工游行与资产阶级党派斗争的场面,以及都市一隅社会渣滓活动的情景。作者没有到过美国,作品反映的是他虚构的带有普遍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被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的、孤立无援的个人生活的辛酸。小说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作者自认为是“对狄更斯的直接模仿”。小说的色调不象作者其它作品那么灰暗。也不具备卡夫卡式小说的特色。

1914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审判》,可说是卡夫卡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的标志。小说描写一个银行职员突然被秘密法庭宣布逮捕,却不宣布他的罪状,行动仍然自由。他自知无罪,不得不四处奔走,托人说情,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与法庭有了纠葛,就别想再摆脱干系。最后,两个黑衣人在一天晚上把他架走,并秘密把他处死。作品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司法制度的腐败及其反人民的本质。小说中有些情节近于荒诞,但对于作者所生活的奥匈帝国的社会环境来说,它所反映的却是艺术的本质的真实。

192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城堡》突出地体现了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创作特色。小说描写主人公来到城堡管辖下的一个村庄,企图进入城堡。他用尽一切手段,怎么也进不去。他冒充土地丈量员,要与城堡官员的情妇结婚,找村长,给学校当校工,等等。结果还是无法进入城堡。城堡统治者的黑手几乎到处都存在,但统治者本人却谁也没有看见过。最后甚至主人公与城堡之间的一切联系的可能性也都消失了。小说并没有写完。据作者的好友布洛德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主人公在弥留之际,终于接到城堡发来的通知,可以

住在村子里,但是不准进入城堡,最后饮恨死去。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奥尔珈一家遭遇的插曲,接触到小人物的命运问题。但卡夫卡刚一接触,便笔锋一转,又立即把它与现实的联系一笔勾销。奥尔珈一家并未受到任何迫害,城堡当局也没有给他们任何处罚,只是他们自己终日惶惶不安。在这里,卡夫卡有意给社会上苦难的根源蒙上一层神秘的纱幔。整部小说,充分反映了小人物与国家统治机器之间的疏远与对立的关系,而这个神秘莫测的城堡则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

三

卡夫卡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艺术家,他之所以受到时代和人们普遍的关注,就在于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和揭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带本质的问题和方面,而且在艺术上为自己时代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卡夫卡在自己创作的艺术手法上最主要的特点是反对再现客观现实,而要求客观现象服从主观思想的表现。在他看来,文学的任务不是再现现实,而是表现精神,而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就是艺术家“从内向外”表现自我意识的过程。卡夫卡认为,现实从来不是现成的东西,不是已经完成的东西,封闭的东西,而是未完成的东西,开放的东西,是一个过程。在正在消失的现实中已有新的真实在形成,用自己的思想亦即主观精神去发现和表现这种未知的现实乃是任何一位高于平庸的诗人和作家的神圣职责。即使在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眼花缭乱,其技术与社会变革正在迅猛进行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诗人、作家也要保持自己敏锐的

创造的才能,也要表现自己的主观精神。卡夫卡的许多小说就正体现了他的这种“从内向外”的主观精神。象《地洞》就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恐惧感;《变形记》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人的灾难感和孤独感,如此等等。最典型的例子还是他的长篇小说《城堡》,卡夫卡撇开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具体历史环境、人物的生活遭遇、悲欢离合等等现实生活的描写,而着力去对主人公 K,也就是普遍的“人”的主观精神世界进行挖掘,从而深刻表现他的虚幻感和无能为力感。在作品中卡夫卡确实并未对城堡本身花费多少笔墨,他倾注大量的心血去刻意表现的,是主人公 K 对城堡的主观印象,主观感受。

为了更鲜明地突出主人公的虚幻感,卡夫卡把主人公 K 活动的环境安排在夜晚,让朦胧的夜幕笼罩着一切,使一切都涂上神秘而又虚幻的色彩,无论是村庄也好,城堡也好,都是隐隐约约,扑朔迷离的,印入读者眼帘的是“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影”。

既然卡夫卡这样热衷于强调表现主观精神,强调主观思想的绝对性,那么势必会带来对客观事物描写的随意性,任意扭曲客观事物的外部形态,用以外化和强化他的主观思想感情。正因为此,为了表现人的孤独感,卡夫卡就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变成一条大甲虫,这是通过扭曲人的外部形态,使人从人的世界中孤立出来,而这种扭曲又使作者所要强调的主观思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既然可以把人变成动物,当然也可以把动物虚拟为人。上面谈到的《地洞》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虚拟为人的动物。《地洞》通篇就是借这个虚拟为人的动物的内心独白来外化艺术家内心所体验到的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绪。

突过表象,表现本质,是卡夫卡创作的艺术手法又一重大特色。必须指出的是,卡夫卡的所谓本质,并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而只是艺术家的主观感觉、意念、体验,它是一种直觉的东西,要接近它,获取它,并不需要依赖于一般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而是全靠他的主观精神的外化,从精神到精神的跨越,这当然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产物。

卡夫卡之所以要强调主观精神,强调直接获取本质,是由他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他对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无能为力的心态的反映。在他看来,客观现实强烈多变,神奇莫测,没有谁能够成功的对付它,把握它,只有经过抽象,对合理的传统格式重新加以研究和诠释,艺术家才有可能制服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实。

从这种艺术观出发,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去掉个人表面特征,经过综合而适用于许多人的类型化人物,他们缺乏个性特征,其行为也缺乏内在的逻辑性,他们只是某种社会情绪的体现者,是作者的主观感觉、意念、体验的传声筒。而为了表现这种社会本质,他的作品提出的都是一些带哲理性的问题。比如在《审判》中提出了真理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变形记》中提出了人的异化问题;《地洞》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对立而产生的孤独与恐惧问题。长篇小说《城堡》则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官僚政治问题,以及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的价值和目标追求徒劳无益的问题,等等。为了强调表现这种本质问题,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身世不明,来去无踪,有的甚至连具体的姓名都没有。《城堡》中的主人公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为何目的要进城堡,无名无姓,无根无据,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才用字母K来表示。由于卡夫卡在自己小

说中提出了充满灾难、难以理喻、极不协调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性问题,所以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挖掘较深,其寓意也是十分深刻的,有的简直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衰败的一种暗示,或者说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愤怒的控诉和含泪的谴责。

象征和荒诞手法的普遍使用是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又一重要特色。

正因为卡夫卡强调以主观感受的真实去取代客观世界的真实,所以就不能不普遍地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给他抽象的主观精神赋予一定的具体形式,从而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受到感染,得到启示。卡夫卡的不少作品把象征的艺术手法简直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象《城堡》中的城堡,只交代了它座落在一个小山上,可望而不可及,聪明的读者,琢磨一下就会清楚,这是官僚的国家机器的象征,至于主人公K所住的那个村子,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好像它又是整个宇宙的象征。《审判》中宣判约瑟夫·K有罪的那个法庭,也只交代它设置在仓库的阁楼上,它并非国家的正式法庭,但它却有比国家法庭更大的权力,所有的人都在它的监督之中,它一旦认定你有罪,你就有罪,你就无法逃脱被处死的命运。十分清楚,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机器无所不在的迫害人的罪恶的权力的象征。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卡夫卡的象征手法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是完全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虽然也常常运用象征的手法,但它象征的外部标记与内在含义是一致的,它不是某种单纯的符号,而是来自现实生活,是生活现象和生活本质的统一体。而卡夫卡的象征,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当他想要表现人的孤独,那种绝对的,没有止境的孤独,那种无

法摆脱无处不在的孤独时，他就把自己的主人公变成甲虫，或者别的什么虫豸，甚至象当代的现代派作家萨缪尔·贝克特长篇小说《无名氏》那样，把主人公描写成一个没手没脚，不会讲人话的人桩。这对他的作品，绝不会有丝毫影响。甲虫式的人，这就是孤独的“纯”象征，就是孤独的“符号”。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的全部行动的细节，和象征的内容完全没有丝毫关系，它们是另一条线，是一种点缀，而且这些点缀也不是为了要指示什么或者解释什么，而主要是为了进行掩饰，把作品弄得更加隐晦。卡夫卡小说的象征的外部标记与象征的内容的这种脱节，当然就不能不增加他的象征的模糊性和神秘性。

卡夫卡不仅常常使用象征手法，而且更善于使用荒诞的手法。所谓荒诞，这是对事物进行极度夸张的一种艺术手法。它与象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荒诞离开了象征，便失去了寓意；象征超出了极限，便变成了荒诞。荒诞是比象征有着更大的联想的自由，可以直接深入到现象的底层，表现出事物的本质。正是由于艺术手法的功能和作用，卡夫卡经常把形象和情节荒诞化，人可以变成虫，猿可以变成人，狗可以进行自我探讨，从猪圈中可以突然飞出骏马，赛璐珞球可以自动蹦起来跳舞，如此等等，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卡夫卡使用的是一种梦幻的讽刺的方法，是有意把事物变形，使之荒诞。通过这种非现实的荒诞的艺术手法，在使读者读过他的作品而产生震惊之余，发现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并非那么舒心适意，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畸形变态的世界，是一潭毫无生气的绝望的死水。

卡夫卡不仅善于使用荒诞的艺术手法，而且更善于把荒诞的世界和现实的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合理的东西与不合理的东西紧紧地凝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卡夫卡创